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七回 潑婆娘賠禮入娼家 闊老官叫局用文案

「那小姐在他宅子裡住下，每日只跟著他老太太。大約沒有人的時候，不免向老太太訴苦，說依著孀娘不便，求告早點娶了過來，那是一定的了。文琴這件事，卻對人不住，觀老太太不在旁時，便和那小姐說體己話，拿些甜話兒騙他。那小姐年紀雖大，卻還是一個未經出閣的閨女，主意未免有點拿不定，況且這個又是已經許定了的丈夫，以為總是一心一意的了，於是乎上了他的當。文琴又對他說：『你此時尋到京城，倘使就此辦了喜事，未免過於草草；不如你且回揚州去，我跟著就請假出京，到揚州去迎娶，方為體面。』那小姐自然順從，不多幾天，便仍然回揚州去了。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請假去辦這件事，不知怎樣被一個窰姐兒把他迷住了，一定要嫁他，便把他迷昏了，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叔丈母（便是那小姐的孀子）說：『本來早就要來娶的，因為訪得此女不貞，然而還未十分相信，尚待訪查清楚，然後行事。詎料渠此次親身到京，不貞之據已被我拿住，所以不願再娶』云云。那小姐得了這個信，便羞悔交迸，自己吊死了。那家族平時好像沒有甚麼人，要那小姐依寡孀而居；及至出了人命，那族人都出來了，要在地方上告他，倘告他不動，還商量量控。那時我恰好在揚州有事，知道鬧出這個亂子，便一面打電報給他，一面代他排解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這件事弄妥了，未曾涉訟。經過這一回事之後，他是極感激我的，一向我和他通信，他總提起這件事，說不盡的感激圖報。所以我這回進京，一則因為自己抽了兩口煙，未免懶點；二則也信得他可靠，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經手的。不料自己運氣不濟，一連出了這麼兩個岔子！」說罷，連連歎氣。我隨意敷衍他幾句。他打了兩個呵欠，便辭了去，想是要緊過癮去了，所以我也並不留他。自此過了幾天，京裡的信，寄了出來，果然有述農給我的一封信。內中詳說侶笙歷年得意光景：「兩月之前，已接其來信，言日間可有署缺之望；如果得缺，即當以電相邀，務乞幫忙。前日忽接其電信，囑速赴濟南，刻擬即日動身，取道煙臺前去」云云。我見了這封信，不覺代侶笙大慰。

正在私心竊喜時，忽然那陸俊叔哭喪著臉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兄弟的運氣真不好！車文琴的回信來了，說接了我的信，便連忙去見周中堂，卻碰了個大釘子。周中堂大怒，說：『我生平向不代人寫私信，這回因為陸某人新拜門，師弟之情難卻，破例做一遭兒，不料那荒唐鬼、糊塗蟲，才出京便把信丟了！丟了信不要緊，倘使被人拾了去，我幾十年的老名氣，也叫他弄壞了！他還有臉來找我再寫！我是他甚麼人，他要一回就一回，兩回就兩回！你叫他趕快回湖北去聽參罷，我已經有了辦法了！』」云云。這件事叫我如何是好！」我聽了他的話，看了他的神色，覺得甚是可憐。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說說，又礙著我在京裡和文琴是個同居，他們到底是親戚，說得他相信還好；倘使不相信，還要拿我的話去告訴文琴，我何苦結這種冤家。況且看他那呆頭呆腦的樣子，不定我說的他果然信了，他還要趕回京裡和文琴下不去，這又何苦呢。因此隱忍了不曾談，只把些含糊兩可的話，安慰他幾句就算了。儉叔說了一回，不得主意，便自去了。

再過幾天，我的正事理清了，也就附輪回上海去。見了繼之，不免一番敘別，然後把在京在津各事，細細的說了遍，把帳略交了出來。繼之便叫置酒接風。金子安在旁插嘴道：「還置甚麼酒呢，今天不是現成一局麼。」繼之笑道：「今天這個局，怕不成敬意。」德泉道：「成敬意也罷，不成敬意也罷，今日這個局既然允許了，總逃不了的，就何妨借此一舉兩得呢。」我問：「今天是甚麼局？何以碰得這般巧？」繼之道：「今天這一局是干犯名教的；然而在我們旁邊人看著，又不能不作是快心之舉。這裡上海有一個著名的女魔王，平生的強橫，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了。他的男人一輩子受他的氣，到了四十歲上便死了，外面人家說，是被他磨折死的。這件以前的事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後來他又拿磨折男人的手段來磨折兒子，他管兒子是說得響的，更沒有人敢派他不是了，他就越鬧越強橫起來。」我道：「說了半天，究竟他的兒子是誰？」繼之道：「他男人姓馬，叫馬澍臣，是廣西人，本是一個江蘇候補知縣。他兒子馬子森，從小是讀會英文的。自從父親死後，便考入新關，充當供事，捱了七八年，薪水倒也加到好幾十兩一月了。他那位老太太，每月要兒子把薪水全交給他，自己霸著當家；平生絕無嗜好，惟有敬信鬼神，是他獨一無二的事，家裡頭供的甚麼齊天大聖、觀音菩薩，亂七八糟的，鬧了個煙霧騰天。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。他卻又最相信的是和尚、師姑、道士，凡是這一種人上了他的門，總沒有空過的，一張符、一卷經，不是十元，便是八元，鬧的子森所賺的幾十兩銀子，不夠他用。連子森回家吃飯，一頓好飯也沒得吃，兩塊鹹蘿蔔，幾根青菜，就是一頓。有時子森熬不住了，說何不買點好些小菜來吃呢，只這一句話，便觸動了老太太之怒，說兒子不知足，可知你今日有這碗飯吃，也是靠我拜菩薩保佑來的，嘮叨的子森不亦樂乎。

「後來子森私下蓄了幾個錢，便與人湊股開了一家報關行，倒也連年賺錢。這筆錢，子森卻瞞了老太太，留以自用的了。外面做了生意，不免便有點應酬，被他老太太知道了，找到了妓院裡去，把他捉回去了，關在家裡，三天不放出門，幾乎把新關的事也弄掉了。又有一回，子森在妓院裡赴席，被他知道了，又找了去。子森聽見說老太太又來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他老太太在後面上樓，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，把腳骨跌斷了，把合妓院的人都嚇壞了，恐怕鬧出人命。那老太太卻別有肺腸，非但不驚不嚇，還要趕到房裡，把席面掃個一空，罵了個無了無休。眾朋友礙著子森，不便和他計較，只得勸了他回去。然而到底心裡不甘，便有個促狹鬼，想法子收拾他。前兩天找出一個人來，與子森有點相像的，瞞著子森，去騙他上套。子森的辮頂留得極小，那個朋友的辮頂也極小。那促狹鬼定下計策，佈置妥當，便打發人往那位女魔王處報信，說子森又到妓院裡去了，在那一條巷，第幾家，妓女叫甚麼名字，都說得清清楚楚。那位老太太聽了，便雄赳赳、氣昂昂的跑來，一直登樓入房。其時那促狹鬼約定的朋友，正坐在房裡等做戲，聽說是魔頭到了，便伏在桌上，假裝睡著，雙手按在桌上，掩了面目，只把一個小辮頂露出來。那魔頭跑到房裡，不問情由，左手抓了辮子，提將起來，伸出右手，就是一個巴掌。這小辮頂朋友故意問甚麼事情。那魔頭見打錯了人，翻身就跑，被隔房埋伏的一班人，一擁上前，把他圍住，和他講理，問他為甚麼來打人。他起先還要硬挺，說是來找兒子的。眾人問他兒子在哪裡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兒子，他才沒了說話，卻又叫天叫地的哭起來。

「那促狹鬼佈置得真好，不知到哪裡去找出一個外國人，又找了兩個探伙來，一味的嚇他，要拉他到巡捕房裡去。那魔頭雖然凶橫，一見了外國人，便嚇得屁也不敢放了。於是乎一班人做好做歹，要他點香燭賠禮，還要他燒路頭（吳下風俗：凡開罪於人者，具香燭至人家燃點，叩頭伏罪，謂之點香燭。燒路頭，祀財神也，亦祓除不祥之意。燒路頭之典，妓院最盛）。定了今天晚上去點香燭，燒路頭。上海妓院遇了燒路頭的日子，便要客人去吃酒，叫做『繡場面』。那一家妓院裡我本有一個相識的在裡面，約了我今天去吃酒，我已經答應了。他們知道了這件事，便頂著我要吃花酒。」我道：「這一臺花酒，不吃也罷。」德泉忙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」我道：「辱人之母博來的花酒，吃了於心也不安。」繼之道：「所以我說是干犯名教的。其實平心而論，辱人之母，吃一臺花酒，自是不該；若說懲創一個魔頭，吃一臺花酒，也算得是一場快事。」我道：「他管兒子總是正事，不能全說是魔頭。」德泉道：「他認真是拿了正理管兒子，自然不是魔頭；須知他並不是管兒子，不過要多刮兒子幾個錢去供應和尚師姑。這種人也應該要懲創懲創他才好。」

子安道：「這還是管兒子呢。我曾經見過一個管男人的，也鬧過這麼一回事。並且年紀不小了，老夫妻都上了五十多歲了。那位太太管男人，管得異常之嚴。男人備了一輛東洋車，自己用了車夫，凡是一個車夫到工，先要聽太太吩咐。如果老爺到甚麼妓院裡去，必要回來告訴的；倘或瞞了，一經查出，馬上就要趕滾蛋的。有一回，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說話，說他男人到哪裡去嫖了，這位太太聽了，便登時坐了自己包車尋了去。不知走到甚麼地方，胡亂打人家的門。打開了，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婦人，他也不問情由，伸出手來就打。誰知那家人家是有體面的，一位老太太憑空受了這個奇辱，便大不答應起來。家人僕婦，一擁上前，把他捉住。他嘴裡還是不乾不淨的亂罵，被人家打了幾十個嘴巴，方才住口。那包車夫見鬧出事來，便飛忙回家報信。他男人知道了，也是無可設法，只得出來打聽，托了與那家人家相識的人去說情，方才得以點香燭服禮了事。」我道：「這種女子，真是戾氣所

鍾！」

繼之歎道：「豈但這兩個女子！我近來閱歷又多了幾年，見事也多了幾件，總覺得無論何等人家，他那家庭之中，總有許多難言之隱的；若要問其所以然之故，卻是給婦人女子弄出來的，居了百分之九十九。我看總而言之，是女子不學之過。」我聽了這話，想起石映芝的事，因對繼之等述了一遍，大家歎息一番。

到了晚上，繼之便邀了我和德泉、子安一同到尚仁裡去吃酒。那妓女叫金賽玉。繼之又去請了兩個客，一個陳伯琦，一個張理堂，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來的人。我們這邊才打算開席，忽然丫頭們跑來說：「快點看，快點看！馬老太太來點香燭了。」於是眾人都走到窗戶上去看。只見一個大腳老婆子，生得又肥又矮，手裡捧著一對大蠟燭，步履蹣跚的走了進來。他走到客堂之後，樓上便看他不見了，不知他如何叩頭禮拜，我們也不去查考了。

忽然又聽得隔房一陣人聲，嘖嘖喳喳說的都是天津話。我在門簾縫裡一張，原來也是一幫客人，在那裡大說大笑，彼此稱呼，卻又都是大人、大老爺，覺得有點奇怪。一個本房的丫頭，在我後面拉了一把道：「看甚麼？」我順便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客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是一幫兵船上的客人。」我聽他那邊的說話，都是粗鄙不文的，甚以為奇。忽又聽見他們嘖嘖咕嚕的說起外國話來，我以為他們請了外國客來了，仔細一看，卻又不然，兩個對說外國話的，都是中國人。

我們這邊席面已經擺好，繼之催我坐席，隨便揀了一個靠近那門簾的坐位坐下，不住的回頭去張他們。忽然聽見一個人叫道：「把你們的帳房叫了來，我要請客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又聽得說道：「寫一張到同安裡『都意芝』處請李大人；再寫一張到法蘭西大馬路『老宜青』去。」又聽見一個蘇州口音的問道：「『老宜青』是甚麼地方？」這個人道：「王大人，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『老宜青』麼？」又一個道：「有甚麼不是，張裁縫請他呢，他們寧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。」此時這邊坐席已定，金賽玉已到那邊去招呼。便聽見賽玉道：「只怕是老益慶樓酒館。」那個人拍手道：「可不是嗎！我說了『老宜青』，『老宜青』，你們偏不懂。」賽玉道：「張大人請客，為甚不自己寫條子，卻叫了相幫來坐在這裡（蘇、滬一帶，稱妓院之龜奴曰相幫）？」那個人道：「我們在船上，向來用的是文案老夫子，那怕開個條子買東西，自己都不動手的。今天沒帶文案來，就叫他暫時充一充罷。」

正說話間，樓下喊了一聲：「客來！」接著那邊房裡一陣聲亂說道：「李大人來了，李大人來了！客票不用寫了，寫局票罷。李大人自然還是叫『都意芝』了。」那李大人道：「算了，你們不要亂說了。原來他不是叫『都意芝』，是叫『約意芝』的。那個字怎麼念成『約』字，真是奇怪！」一個說道：「怎麼要念成『約』字，只怕未必。」李大人道：「剛才我叫張裁縫替我寫條子，我告訴他『都意芝』，他茫然不懂，寫了個『多意芝』。我說不是的，和他口講指畫，說了半天，才寫了出來，他說那是個『約』字。」旁邊一個道：「管他『都』、字『約』字，既然上海人念成『約』字，我們就照著他寫罷，『同安里約意芝』，快寫罷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叫公陽里『李流英』；那個『流』字，卻不是三點水的，翹瑣得很。」又聽那龜奴道：「到底是那個流？我記得公陽里沒有『李流英』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我天天去的，為甚沒有。」龜奴道：「不知在那一家？」那個人道：「就是三馬路走進去頭一家。」龜奴道：「頭一家有一個李毓英，不知是不是？」那人道：「管他是不是，你寫出來看。」歇了一會，忽然聽見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裡的人很不通，為甚麼任甚麼字，都念成『約』字呢？」我聽到這裡，才恍然大悟，方才那個「約意芝」，也是郁意芝之誤，不覺好笑。

繼之道：「你好好的酒不喝，菜不吃，盡著出甚麼神？」我道：「你們只管談天吃酒，我卻聽了不少的笑話了。」繼之道：「我們都在這裡應酬相好，招呼朋友，誰像你那個模樣，放現成的酒不喝，卻去聽隔壁戲。到底聽了些甚麼來？」我便把方才留心聽來的，悄悄說了一遍，說的眾人都笑不可仰。繼之道：「怪道他現成放著吃喝都不顧，原來聽了這種好新聞來。」陳伯琦道：「這個不足為奇，我曾經見過最奇的一件事，也是出在兵船上的。」

正是：鵝鵝軍中饒好漢，燕鶯隊裡現奇形。未知陳伯琦還說出甚麼奇事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